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總類卷十三上

詳校官編修臣李　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金　特

通鑑總類卷十三上

宋 沈樞 撰

興獄門

漢寒朗力言楚獄之冤

永平十四年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事覺英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顔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

臧信䕶澤侯鄧緄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明帝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明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内別有發其姦者明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

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明帝曰誰與共為章對曰臣獨作之明帝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明帝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為罪人訟寃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

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明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閒為帝言之明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

相及也遂分别具奏明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唐天后盛開告密之門

垂拱二年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

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

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鳯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縣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為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

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内豪士無不惟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

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宂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葢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頼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戎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周興誣奏魏玄同

永昌元年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名見上欲加擢用或奏以非清流罷之興不知數於明堂俟命諸相皆無言魏玄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興以為玄同沮已銜之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

侯思止王弘義以告密擢用

天授元年醴泉人侯思止始以賣餅為業後事高元禮為僕素詭譎無賴恒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坐廢徙和州貞亦族滅擢思止為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即以為侍御史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隣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

搜捕蹤跡瓜田立盡又遊趙貝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軍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内入是獄者非死不出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

來俊臣羅告狄仁傑等謀反

長壽元年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崔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

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謀反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後臣乃少寬之侯思止鞫魏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絓於鐙為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寃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之稱變

得名見太后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又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名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

之乃知其詐於是出其七族俊臣與武承嗣等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誅之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為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宣禮之甥也言於太后曰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以示為人臣不私其親太后皆不聽

武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

神功元年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

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太師人臣極貴
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録事參軍綦連耀謀反陰
結朝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説以綦連耀有
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勮用思禮為箕
州刺史明堂尉吉頊聞其謀以告來俊臣使上變告之
太后使河内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
免其死凡小忤意者皆引之於是思禮引同平章事李
元素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皆

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初懿宗寛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後收思禮思禮始悔之懿宗自天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鞫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爲周來之亞來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頊頊上變得召見僅免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甚謀反誅之甚子訟寃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見之竊嘆而泣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瀼州

姚元崇辨往時寃獄

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寃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揺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

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曏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寃者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元忠前後坐棄市流竄者四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為羹臣安所避之

李林甫別置推事院

天寶六載李林甫屢起大獄別置推事院於長安以楊釗有掖廷之親出入禁闥所言多聽乃引以為援擢為御史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温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皆釗發之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於明皇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治獄門

唐崔仁師以一身易十囚之死

貞觀元年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滿獄詔
殿中侍御史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脫去杻械與飲
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大理少
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誰不貪生恐
見徒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為足下憂之仁師曰凡治獄
當以平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邪萬
一闇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
慙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

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太宗鑒煬帝濫刑

五年太宗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訊取服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太宗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

人主好寛則寛好急則急

十一年自張藴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太宗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寛則寛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太宗悦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唐卿所處本自無寃

二十三年高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應死高宗恱高宗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寃臨所處者獨無言高宗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寃高宗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

狄仁傑奏活死囚

垂拱四年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

者六七百家籍没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
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為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
下仁恤之㫖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
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徳政碑下設
齋三日而後行

徐有功李日知俱尚平恕

天授元年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
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

初爲蒲州司法以寛爲治不施敲扑吏相約有犯徙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

列上日知果直

徐有功不敢枉法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徐堅乞依法覆奏併擇法官

長壽元年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為書有五聽之道令著三覆之奏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絶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寛平為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踈而退之

朱敬則周矩諫天后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户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右補闕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為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

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趣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甯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去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善之賜帛二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薫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揺撼使

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

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但不勝楚毒自

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

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

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徐有功以失出獲罪

二年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竇德

妃父孝諶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龎

氏龎氏懼奴請夜祠禱觧因發其事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龎氏所為臣子所不忍道龎氏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寃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有功苟自强必内憂懼密伺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

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麗氏得减死與其三子皆流嶺南孝諶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

張釋之處其易徐有功處其難

萬歲通天元年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若

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

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宋璟請推按韋月將

神龍二年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中宗大怒命斬之黄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中宗益怒不及整巾屣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趣斬之璟曰人言中宫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

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中宗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中宗怒少解蘇珦徐堅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中宗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邪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

相陵僕義不受屈亦不知言之從何而至也武三思惡宋璟出之

明皇思徐有功用法平直

開元二年明皇思徐有功用法平直以其子惀為恭陵令竇孝諶之子光祿卿希瑊等請以己官爵讓惀以報其德由是惀累遷申王府司馬

李朝隱奏免裴景仙死

十年武彊令裴景仙坐贓五千匹事覺亡命明皇怒命

集衆斬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景仙贓皆乞取罪不至死又其曽祖叔有建義大功載初中以非罪破家惟景仙獨存今為承嫡宜宥其死投之荒遠其辭略曰十代宥賢功實宜録一門絶祀情或可哀制令杖殺朝隱又奏曰生殺之柄人主得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令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為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又曰若叔勲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

而明皇乃許之杖景仙一百流嶺南惡處

李林甫用羅鉗吉網

天寶四載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付京兆與御史對鞫之數日竟不得其情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溫入院先取二重囚訊之或杖或壓號呼之聲所不忍聞皆曰苟存餘生乞紙盡荅其部吏素聞溫之慘酷引入皆自誣服無敢違溫意者頃刻而獄成驗囚無榜

掠之迹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旻薦温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温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時又有羅希奭為吏深刻林甫引之自御史臺主簿再遷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馬植言赦宥太寬

大中元年宣宗以旱故命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疎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

宥凡抵極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平日
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
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饑克殷而
年豐衛旱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戮姦式合天意雪冤
決滯乃副聖心也乞再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
左諫議大夫張鷺等上言陛下以旱理繫囚慮有冤滯
令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為
災宜如馬植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

後周世宗録囚如神

顯徳二年世宗親録囚於内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為吏所寃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世宗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為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

濫刑門

司馬温公論漢宣帝濫趙蓋韓楊之誅

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

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寬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揚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晉元帝濫殺淳于伯

建興四年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

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寃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莛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奢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

前秦苻生不肯禳災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自去

春以來潼關之西至于長安虎狼為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人民廢耕桑相聚邑居而為害不息秦秦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

苻生濫殺

升平元年秦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太師録尚書事廣甯

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勲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於今將有

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東海王堅率兵廢為越王

齊高宗戒東昏侯

永元元年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梁武帝溺於慈愛

大同十一年上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

以鞫獄為意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北齊顯祖殘忍

陳高祖永定二年北齊顯祖性殘忍有司訊囚莫不嚴酷或燒犁耳使立其上或燒車釭使以臂貫之既不勝苦皆至誣伏唯三公郎中武强蘇瓊歴職中外所至皆

以寛平為治時趙州及清河屢有人告謀反者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寃枉耳不縱反逆也昂大慙

聽太史之奏殺諸元

三年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主問於特進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齊主悉殺諸元以厭之誅始平公元世哲等二十五家

因詔等十九家詔幽於地牢絶食嚙衣袖而死

盡殺諸元

齊顯祖將如晉陽乃盡誅諸元或祖父為王或身嘗貴顯皆斬於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剖魚者往往得人爪甲鄴下為之久不食魚使元黄頭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黄頭獨能至紫陌乃墮仍付御史中丞畢義雲餓殺之惟元蠻元文遥等數家獲免定襄令元景安

欲請改姓髙氏其從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人之姓者乎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誅之賜景安姓髙氏

周宣帝殺王軌等

陳宣帝大建十一年周主從容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捋須事帝使内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顔之儀切諫帝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

曰汝欲黨烏丸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為軌流涕周王之為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為宫正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為高祖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已他日帝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

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俯首不語命將出賜死于家時宇文神舉為幷州刺史帝遣使就州酖殺之尉遲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隋煬帝誅高熲等

大業三年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遂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悦帝賜啓民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蘇威諫帝不聽又徵散樂太常卿高

頗諫不聽退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頗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虗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又謂觀王雄曰近日朝廷殊無綱紀禮部尚書宇文弢私謂頗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光禄大夫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為人所奏帝以為誹謗朝政高頗宇文弢賀若弼皆坐誅頗諸子徙邊弼妻子沒官為奴婢事連蘇威亦坐免官頗有

文武大略明達世務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及死天下莫不傷之

唐太宗斬盧祖尚

貞觀二年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得罪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朝諭以交趾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曰匹夫猶敦然諾奈何既許朕而復悔之祖尚固辭戊子上復引見諭之祖尚固執不可上

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梁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楊遵彦奏之文宣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長史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顧謂遵彦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曏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廕

斬張藴古

五年河内人李好徳得心疾妄為妖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藴古奏好徳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藴古貫在相州好徳之兄厚徳為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令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

陳子昂論獄官急刑

永昌元年右衛冑曹參軍陳子昂上疏以為周頌成康

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僚慶悦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寛典獄官務在急刑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

詰其罪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明哉

周興羅告

天授元年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

武后誅唐之宗室殆盡

八月甲寅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尚書左丞張行㢘辛未殺南安王頴等宗室十二人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為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

李嗣真論酷吏縱横

二年御史中丞李嗣真以酷吏縱横上疏以為令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

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
推鞫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不復聞奏
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
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
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
為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周興來俊臣索元禮競為暴刻

或告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

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内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來俊臣殺雲弘嗣

九月乙亥殺岐州刺史雲弘嗣來俊臣鞫之不問一款先斷其首乃偽立案奏之其殺張虔勗亦然敕旨皆依海内鉗口

羅織之黨不振

長壽元年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户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

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

獄持宿囚之號

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摺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揺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耶但不勝楚毒

自誣耳願陛下察之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安金藏剖心

二年前尚方監裴匪躬内常侍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令轝入宫中使醫内五藏以桑

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仇家爭噉來俊臣肉

神功元年來俊臣倚勢貪淫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自言才比石勒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兾因此盜國權河東人衞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

之奏上三日不出太后遊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
事對曰外人唯怪來俊臣奏不下太后曰俊臣有功於
國朕方思之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
寃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俊臣棄
市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
騰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
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
賀於路曰自今眠者皆始帖席矣

武三思殺五王

神龍二年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彦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三思又使安樂公主譖之於内侍御史鄭愔言之於外中宗命法司結竟中宗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於瓊州彦範於瀼州柬之於瀧州恕己於環州玄暉於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

嶺外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中宗不許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為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乃以利用攝右臺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彦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冎而殺之恕已素服黄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乃棰殺之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

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柬皆為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光宋之遜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程行諶請禁錮酷吏子孫

開元十三年御史大夫程行諶奏周朝酷吏來俊臣等二十三人情狀尤重子孫請皆禁錮傅遊藝等四人差輕子孫不聽近任從之

陸贄諫殺竇參

貞元九年初竇參惡李巽出為常州刺史及參貶郴州巽為湖南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巽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為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復遣中使謂贄曰參交結中外其意難測社稷事重卿速進文書處分贄上言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衆議為之憤邑叛臣得以為辭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

圖事跡曖昧若不推鞫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三月更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其親黨贄奏罪有首從法有重輕參既蒙宥親黨亦應末減況參得罪之初私黨並已連坐人心久定請更不問從之上又欲籍其家贄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污者止徵所犯皆須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陛下已存惠貸若簿録其家恐以財傷義時宦官左右恨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驩州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

傳送京師

宦官深怨李訓等

太和九年十二月庚辰文宗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其餘殆不足問時宦者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或蹔蒙奬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

令狐楚請瘞王涯等家族

開成元年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其家夷滅遺骸棄捐請官為收瘞以順陽和之氣文宗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衣一襲仇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

李德裕諫武宗誅宰相

會昌元年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武宗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玨皆為觀察使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玨戶部尚書

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兹事不宜手滑德裕入奏以為德宗疑劉晏動揺東宫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寃兩河不臣者由兹恐懼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録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武宗名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

宰相何嘗比數李珏李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鄭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武宗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意指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為嶺南刺史

李德裕處吳湘死

五年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强娶所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為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言其寃諫官請覆按詔遣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為無與奪貶元藻等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爭之不納

崔元藻列吳湘寃狀

大中元年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徳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名江州司户崔元藻等對辨敕御史臺鞫實以聞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如吳納之言遂貶李徳裕為潮州司馬

懿宗殺翰林醫官

咸通十一年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翰林醫官韓宗劭等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

平章事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諫官莫敢言者乃自上言

以為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軫聖慈宗劭

等診療之時惟求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

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械繫老幼三百餘

人道路嗟嘆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

願少回聖慮寛釋繫者上覧疏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温

璋力諫於上前上大怒叱出之

杖殺韋殷裕

十三年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閤門告郭淑妃弟敬述陰事上大怒杖殺殷裕籍沒其家閤門使田獻銛奪紫改橋陵使以其受殷裕狀故也殷裕妻父崔元應妻從兄崔沆季父君卿皆貶嶺南官杜裔休坐與殷裕善亦貶端州司户

柳璨李振勸朱全忠盡去衣冠

天祐二年彗星長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横議

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遂貶獨狐損裴樞崔遠等七人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為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為之一空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

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黄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為車轂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為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之

趙王鎔子昭祚好殺召亂

梁均王龍德元年趙王既殺李弘規李藹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驕愎既得大權嚮時附弘規者皆族之弘規部兵五百人欲逃聚泣偶語未知所之王德明素蓄異志因其聚而激之曰王命我盡阬爾曹吾念爾曹無罪併命欲從王命則不忍不然又獲罪於王奈何衆皆感泣相與飲酒而謀之即踰城入趙王方焚香受籙二人斷其首而出因焚府第盡滅王氏之族獨置昭祚之

妻普寧公主以自託於梁

王衍一行並從殺戮

天成元年景進等言於莊宗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字改為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

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安重誨除任圜

二年任圜請致仕居磁州許之十月明宗如汴州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為然奏遣使賜任圜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

閩薛文傑誣殺吳勗

後唐明宗長興四年閩主好鬼神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閩主從之文傑惡吳勗勗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或遣使來問慎勿以他疾對也勗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

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勗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由是國人益怒

閩主欲杖中丞劉贊

後晉天福八年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耶元弼曰臣以陛下為唐太宗故

敵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贇贇竟以憂卒

後周世宗殺孟漢卿

顯徳元年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坐納藁稅場官擾民多取耗餘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上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總類卷十三下
　　　　　十四上

詳校官編修臣李　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戴　瑛

通鑑總類卷十三下

宋 沈樞 撰

刑法門

漢張釋之請輕犯蹕之罪

前三年釋之為廷尉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頼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

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令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請輕盜高廟玉環者之罪

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

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張湯請誅伍被莊助

元狩元年十一月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武帝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

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武帝不赦隆慮公主子

後元二年帝聰明能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左右人人為

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

雋不疑多所平反

始元元年八月雋不疑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録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路温舒言獄吏之酷

地節三年冬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宄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

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絶者不可復屬今治獄吏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因

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皋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寛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十二月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

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鄭昌請定律令

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為亂首矣

宣帝下詔戒用法析律不平

元康二年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郭躬奏罷重文四十一條

元和三年章帝以潁川郭躬爲廷尉決獄斷刑多依矜恕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奏之事皆施行

崔挺諫北魏文帝除連坐之制

齊高宗建武二年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崔挺上書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

北齊王晞諫肅宗斬人於殿廷

陳文帝天定元年十二月丙午齊主還晉陽斬人於前問王晞曰是人應死不晞曰應死但恨死不得其地耳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行戮之所帝改容謝曰自今當為王公改之

隋文帝濫殺

開皇十七年二月帝以所在屬官不敬憚其上事難克舉三月壬辰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於律

外斟酌決杖帝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死於是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懍懍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為我奏至尊自古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此法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來曠告趙綽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

無阿曲帝怒命斬之綽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閤綽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使曠觸挂天刑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二也臣本無他事而妄言求入三也帝解顏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

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爲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官上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引綽斬之綽曰陛下寧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所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

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
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
論動木上復曰啜羮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
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帝晚節用法益峻御
史於元日不劾武臣衣劒之不齊者帝曰爾為御史縱
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將作寺丞
以課麥麯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左右出使或受牧
宰馬鞭鸚鵡帝察知並親臨斬之帝既喜怒不恒不復

依準科律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與陳延有隙嘗經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衆僕於氈上樗蒱以白帝帝大怒主客令及樗蒱者皆杖殺之捶陳延幾死帝遣屈突通往隴西檢覆羣牧得隱匿馬二萬餘匹帝大怒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至重陛下柰何以畜産之故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帝瞋目叱之通又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乞千餘人命帝感寤曰朕之不明以至於此賴有卿忠言耳於是

悉達等皆減死論

唐戴胄犯顔執法

貞觀元年正月太宗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

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冑前後犯顔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寃獄

李乾祐諫太宗欲斬裴仁軌

十二月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悦免仁軌死以乾祐為侍御史

太宗令死刑五覆奏及徹樂減膳

五年十二月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葢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寃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

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

太宗以李道裕議獄言當擢爲刑部侍郎

二十年二月陜人常德玄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與術士公孫常語云名應圖讖又問術士程公頴云吾臂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上命馬周等按其事亮辭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爲正欲反耳命百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

言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上遣長孫無忌房玄齡就獄與亮訣曰法者天下之平與公共之公自不謹與凶人往還陷入於法令將奈何公好去已丑亮與公頴俱斬西市籍滅其家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為刑部侍郎

張說議裴伷先不應杖

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明皇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曩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柰何輕加笞辱以皁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伷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伷

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百官賀幾致刑措

二十五年秋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烏雀不棲今有雀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命李林甫牛仙客與法官删修律令格式成九月壬申頒行之

宰相議誅李錡親屬

元和二年李錡以反誅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蔣乂

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
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爲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又
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
不祀乎宰相以爲然辛巳錡從父弟銛等皆貶官流放
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罪已
塞矣昔漢誅霍禹不罪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𤣥
齡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爲不善而罪及
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裴垍李絳上

言以為李錡僭侈割剥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詞訴門

後周太祖敕民訟先歷州縣

廣順二年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客訴

戩吏門

唐崔玄暐改官令史設齋自慶

長安元年天官侍郎崔玄暐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暐曰自卿改官以來聞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爲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李吉甫言堂後吏專恣

元和元年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

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湊達意常得所欲杜佑鄭絪等皆低意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湊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憲宗命宰相闔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姦狀貶湊雷州司戶尋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千萬

抑强門

漢張釋之劾太子不下公門

前三年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

江充劾太子家使

太始三年趙人江充初為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武帝召充入見充容貌甚岸被服輕靡武帝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

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武帝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武帝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貴戚且斂手避二鮑

建武十一年趙王良從帝送來歙喪還入夏城門與中

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使前走數十步

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尊戚貴重

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

抗直不避彊禦光武常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董宣不肯叩頭謝公主

十九年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

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

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

之主即還宮訴光武光武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光武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光武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光武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

慄

周紆為令貴戚跼蹐

建初八年周紆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竇篤夜至止姦亭亭長霍延拔劍擬馬肆詈恣口篤以表聞章帝召司隷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之

張綱獨埋輪劾外戚

漢安元年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羡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

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
朝順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李膺破柱殺張朔

延熹八年李膺復拜司隷校尉時小黄門張讓弟朔為
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
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
之讓訴冤於桓帝桓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
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

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桓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宫省桓帝恠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

成瑨等因擊搏抵罪

九年宛有富賈張汎者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埶縱橫南陽太守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黄門晉陽趙津貪横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訴瑨瓆桓帝大怒徵瑨瓆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瑨瓆罪當棄市陳蕃上疏曰昔丞相申屠嘉名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

命之誅而令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桓帝不納

東晉卞壼奏王導虧法從私

咸和元年司徒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卞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壼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

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聽乃止

苻秦王猛按彊德豪横

升平三年秦王苻堅自河東還以鄧羌為御史中丞王猛領京兆尹特進彊德太后之弟也酗酒豪横掠人財貨子女為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

旬之間橫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始令知天下之有法

唐劉仁軌殺折衝

貞觀十四年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尉氏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命斬之怒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衝命追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

乎太宗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太宗悅擢仁軌爲櫟陽丞

南山可移此判無動

神龍二年雍州刺史竇從一多謟附權貴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戸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大懼趣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左震斬女巫

乾元元年立太一壇於南郊之東從王璵之請也肅宗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勢所過煩擾州縣干求受贓黄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頼少年數十為蠧尤甚至黄州宿於驛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鐍不可啓震怒破鐍而入曳巫於階下斬之所從少年悉斃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且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師肅宗無以罪也

段秀實斬郭晞暴卒

廣德二年郭子儀自行營入朝郭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孝德從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常

侍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令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亂由常侍出然則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敢不從命顧叱左右皆觧甲散還火伍中敢讙者死由是無患

裴諝發郭子儀小過

大歴十四年九月德宗用法嚴百官震慄以山陵近禁

人屠宰郭子儀之隷人潛殺羊載以入城右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諝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為之地乎諝曰此乃吾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勲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

許孟容繫神策軍吏

元和四年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

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憲宗憲宗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憲宗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柳公綽殺軍將唐突

十一年以給事中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憲宗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

使待罪京兆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憲宗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憲宗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内左右巡使當奏憲宗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吳楊廷式請㨎縣令繫張崇

後梁貞明六年吳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

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

後唐羅貫因抑權豪寘死

同光三年杖殺河南令羅貫初貫為禮部員外郎性彊

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避權豪伶官請託書積几案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韜奏之由是伶官切齒河南尹張全義亦以貫高伉惡之遣婢訴於皇后后與伶官共毁之莊宗含怒未發會往壽安視坤陵役者道路泥濘橋多壊莊宗問主者為誰宦官對屬河南莊宗怒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坐橋道不修法不至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貫竟

死暴尸府門遠近寃之

平盜賊門

漢李固駮遣兵平交阯九真之盜

永和三年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象林蠻區憐等不克為所攻圍順帝召公卿百官問以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兖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駮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

兖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

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往交阯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又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泰山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

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張綱單車說降張嬰

漢安元年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

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至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禄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令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兖豫大兵雲合身首横分血嗣俱絶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

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餘人爲之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

傅燮乞先除內姦後平外寇

中平元年朱儁之擊黄巾也其護軍司馬傅燮上䟽曰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黄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奉辭伐罪戰無不尅黄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寛容多所不忍故閹竪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黄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

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

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

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

之戮矣趙忠見其疏而惡之譖擊黄巾功多當封忠譖訴

之靈帝識譖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賈父來晚使我先反

交阯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

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賈琮為交

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遥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犯

晉陶侃遣使諭王貢

建興三年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遥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

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耶貢初横脚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為信貢遂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

東晉謝琰為孫恩所敗

隆安四年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為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苻堅之衆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敗死

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進及邢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冦邢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至會稽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為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桓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髙雅之拒之

北魏主欲大赦以止盜

義熙六年魏主嗣以郡縣豪右多為民患悉以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内徙長史逼遣之於是無賴少年逃亡相聚所在寇盗羣起嗣引入公議之曰朕欲為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衆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城侯拓跋屈曰民逃亡為盗不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之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為兩不能去

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遣將軍于栗磾將騎一萬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

李崇置鼓樓以防盜

齊建元四年魏以荆州巴氐擾亂以李崇為荆州刺史崇將之鎮敕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魏朝從之崇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

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驚久之徙兖州刺史兖土舊多刼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高祐論止盜在守宰得人

永明五年魏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況盜賊人也茍守宰得

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

國用以討賊而耗竭

梁普通七年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夷夏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為三

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
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
令不得為内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自息矣不
聽

唐劉黑闥為高雅賢所誤

武德六年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
城降黑闥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鉏菜為高雅賢輩所誤
至此

太宗不以重法止盜

九年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亷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亷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内升平路不拾遺外户不閉商旅野宿焉

裴懷古仗忠信以服夷獠

長安三年始安獠歐陽倩擁衆數萬攻陷州縣天后思

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司封郎中裴懷古有文武才制以懷古爲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纔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爲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來款附嶺外悉定

王晙招降知運復擊

開元九年康待賓之反也詔郭知運與王晙相知討之晙上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知運還本軍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晙不協晙所招降者知運復縱兵擊之虜以晙爲賣已由是復叛明皇以晙不能遂定羣胡貶晙爲梓州刺史

裴行立等討蠻賊無功

元和十四年容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人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

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名為牙將清鬱鬱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略使陽旻欲徼幸立功爭請討之憲宗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憲宗不聽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二管彫弊惟戣所部晏然以桂仲武

為安南都護赦楊清以為瓊州刺史

韓愈請赦黄家賊

十五年容管奏破黄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熟知黄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

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已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若因改元

大慶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有威信者為經略使茍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穆宗不能用

崔鄯治兵卒以討賊

太和五年以崔鄯為鄂岳觀察使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荆漢之會土多羣盜剽行舟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鄯至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歲中悉誅之鄯在陝以寛仁為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

其故鄙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慓狡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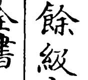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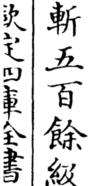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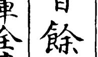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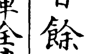
劉潼招降巴南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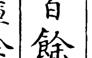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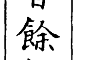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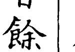
大中六年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宣宗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陛下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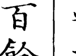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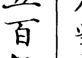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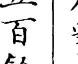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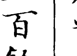
且曰令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令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王贄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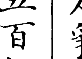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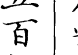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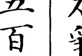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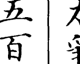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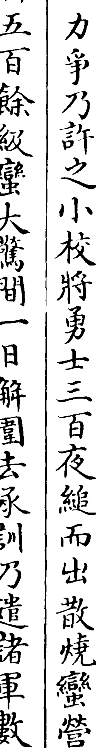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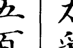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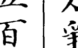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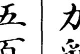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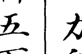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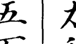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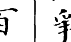
康承訓為蠻寇所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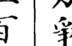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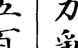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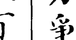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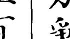
咸通五年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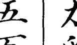







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為導紿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為節度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閒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

千追之所殺虜不過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
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

楊收建議禦蠻寇

六年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
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彊弩三萬人以應
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置鎮南軍於洪州

高駢大破蠻寇

七年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

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充入告交阯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懿宗得奏大喜即以駢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遂克之殺段酋遷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

七千人

王仙芝起兵於長垣

乾符元年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

黄巢與王仙芝横行山東

二年黄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横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宋威破仙芝於沂州

三年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

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

黄巢仙客各分道而去

王仙芝攻蘄州王鐐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刺史裴渥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為之奏官渥乃開城延仙芝及黄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龎勛期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龎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

乃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黄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人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衆諠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渥奔鄂州敕使奔襄州鐐為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崔安潛出庫錢以賞捕盜

六年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令窮覈則應坐者衆捜捕則徒為煩擾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牓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盜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牓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

盜視之然後冎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無一人之盜

張承範失守潼關

廣明元年黄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多以金

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爲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絶糧士卒莫有鬬志是日黄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饑甚遂喧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榷征稅謂之禁阬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一夕踐爲坦塗承範上表

告急稱臣到闕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饑潰蹋開禁阬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顔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苟鑾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賊來攻潼關關上兵皆潰承範變服帥餘衆脫走

謝弘讓等慮罪而為盜

中和二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歴縣鎮詗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寃之又有卭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為盜楊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寃大罵楊

遷發憤爲盜驅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横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競起州縣不能制敬瑄遣牙將楊行遷將三千人胡洪略莫匡時各將二千人以討之

高仁厚討韓秀昇

三年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爲韓秀昇屈行從所敗退保忠州江淮貢賦皆爲賊所阻陳敬瑄奏以高仁厚

為西川行軍司馬將三千兵討之仁厚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藁夜由間道攻其寨且焚之賊望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衆心已揺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沈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皆降共執二人

詰仁厚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絶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械之獻于行在斬之

李師悦敗黄巢於瑕丘

中和四年武徳將李師悦與尚讓追黄巢至瑕丘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於溥

後漢符昭序聽彥卿助賊攻城

天福十二年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埇橋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

也賊知不可刼乃相帥羅拜於彦卿馬前乞赦其罪彦

卿與之誓乃解去

高祖重法以禁盜

勅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抵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

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

盜并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為盜猶不可族況鄰

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賊使者

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

後周王晏勸故黨勿復為盜

顯德元年初太祖以王晏有拒北漢之功其鄉里在滕縣徙晏為武寧節度使晏少時嘗為羣盜至鎮悉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為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為我語之使勿復為為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徐州人請為之立衣錦碑許之

世宗專委節鎮州縣清盜

世宗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討捕終不能絶蓋由累
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
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

竇儼疏言止盜之術

四年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産之
半賞之或親戚為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
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左一
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

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鄞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玩寇門

唐李寶臣有玩寇之志

大歷十年代宗喜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

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寳臣遂有玩寇之志

劉巨容不肯追黄巢

乾符六年黄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晸合兵屯荆門以拒之賊收餘衆度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

高駢不欲諸道兵分討賊之功

廣明元年黄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駢保奏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詗知諸道兵已北度淮乃告絶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

唐弘夫等自欲專功致黄巢愈熾

中和元年唐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黄巢帥衆東

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弘夫繼至王處存帥鋭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爭讙呼出迎官軍或以瓦礫擊賊或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夏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處存令軍士首繫白𦈏為號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霸上詗知官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

除惡不盡門

唐張柬之等不盡誅諸武卒貽後害

神龍元年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産禄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武强劉幽求亦謂桓彦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及中宗即位上官婕妤薦三思於

韋后引入禁中中宗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數勸中宗誅諸武中宗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三思與韋氏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中宗信之三思等因為中宗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中宗以為然以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王

崔𤣥暐為博陵王罷知政事後張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遂以柬之為襄州刺史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尚在京師忌之俱出為滑洺豫三州刺史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𤣥暐使人為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乃以周利用奉使嶺外比至柬之𤣥暐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冎而殺

之怨已素服黄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
不勝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搤殺之利用遷擢拜御史
中丞

通鑑總類卷十三下